

南北朝故事新编

下



南北朝故事新编

下

马 舒

齐 鲁 书 社

1988年·济南

101. 枉杀贤王

北魏朝廷中的争权夺利，由于魏梁之间的义阳、寿阳、梁城、钟离等地的战争，暂时停歇了三年多。钟离之战后，507年闰十月，北魏皇后于氏突然暴毙。次年三月，于后生的皇子元昌才三岁，也得病身亡。母子俩都死得不明不白。这时，朝中已由尚书令高肇擅权，人们都传说这是他的主使。高肇的侄女高贵嫔在宫中极受宣武帝宠爱，几个月后就被立为皇后。从此高肇的权就更大了。

高肇多次减削王侯的封佚，压制和贬黜有功之臣，于是怨声载道。独有宣武帝的叔祖元匡自恃在皇族中辈份高，敢跟高肇抗衡。他准备了一口棺木，打算抬到宫廷，以自杀来告发高肇罪恶，劝阻宣武帝重用高肇。元匡曾经指责高肇如同秦末赵高那样指鹿为马，御史中尉王显抓住这一点小题大做，抢先一着说元匡诬蔑诽谤宰相，应该处以极刑。宣武帝下诏免死，降为光禄大夫。毕竟元匡以死劝谏的决心不大，棺木也被搁置起来，积满尘埃。

元勰在皇族中威望最高，高肇誓必要拔掉这个眼中钉。可是元勰素来奉公守法，高肇抓不到把柄。他尽管在宣武帝跟前对元勰胡说八道，但宣武帝不相信。高肇蓄意要对元勰下毒手，不久就得到诬栽大罪的机会，这次祸患是从京兆王元愉身上开始的。

宣武帝的异母弟弟元愉是一个风流才子，官为护军将军，他喜好诗赋，和当代文人学者广泛结交；崇信佛教道教，慷慨乐施，花起钱来没有遏制，只有枉法贪污敲榨以弥补不足。高肇要排斥诸王，乘机煽动宣武帝查究元愉，最后杖责五十下，出朝去担任冀州刺史。高肇还派了自己的心腹羊灵引去做元愉的长史，元愉办事，屡受掣肘，更为愤愤不平。508年八月他杀死羊灵引等人，宣称高肇企图篡国自立，他却即在信都称帝，大赦，改元为建平，宣武帝派尚书李平带兵镇压，元愉连连失败。一个月后，这个自称皇帝的年轻王爷就象一只笼中困兽，被包围在信都城址。

元勰曾经推荐自己的舅舅潘僧固为长乐郡的太守，郡治就在冀州之治的信都，因而被裹胁着参加叛变。这就给高肇找到了口实，立即诬告元勰和元愉密谋共同叛乱。高肇自己不出面，要侍中、领右卫将军元晖向宣武帝报告。

元晖是宣武帝宠信的皇族，生性贪婪，见钱眼红。可是这次高肇要诬害元勰，元晖却主持公道，不愿做这种缺德事。高肇又叫左卫将军元珍上报，宣武帝查问元晖，元晖一口咬定没有这种事。宣武帝又去询问高肇，高肇求之不得，立即提出被他收买而许以高官厚禄的两个假证人：一是元勰王府中的郎中令魏偃，一是曾任元勰防阁将军的高祖珍。他俩一唱一和，胡诌八扯了许多无中生有的事，宣武帝信以为真。

508年九月中旬的一天，宣武帝召见元勰及高阳王元雍、广阳王元嘉等与高肇，入宫赴宴。

元勰的王妃李氏正在待产，他因此推辞进宫，但皇使连连召唤，元勰不得不跟王妃告别而去。才到了宫城的车掖门，

拖车的牛不肯上小桥，皇使又来责问为什么这样拖延。元颢没法，只得解下牛来，用人挽车进宫。

宣武帝和高肇在宴会中不露声色，频频举杯相劝，几个王爷都喝醉了，宣武帝就叫他们分别在宫中休息。不一会儿，左卫将军元珍带了武士，端着毒酒进了元颢的住处。元颢的醉意被吓醒了，说道：“我没有罪！愿能一见至尊，那时死了也没恨！”元珍恶狠狠地答道：“至尊哪能跟你这叛贼相见！”元颢又说：“至尊是圣明的，不应无罪杀我。我要求跟上告的人明辨是非。”元珍不管话，那些武士拿刀钹敲元颢的头颅，元颢大喊道：“冤枉！皇天啊！我是忠而见杀的。”武士更猛烈地打他，元颢受不了疼痛和侮辱，拿起毒酒狂饮下肚。

次日早晨，元颢的尸体用被褥裹着载运回家，并且说他是喝酒喝得过多而死的。李妃知道被高肇陷害，号啕大哭道：“高肇无理杀人，上天有眼，你以后也不会有好死！”宣武帝猫哭老鼠，为元颢大办丧事，赐给赙钱八十万，布二千匹，蜡五百斤，除了原有的司徒、侍中、太师、彭城王等称号外，又追加都督中外诸军事的头衔。

元颢在孝文帝时期立下无数功勋，而后又迭次谦退闲居，但仍被无罪见杀。当时高肇官为尚书令，人称高令公。吏民们行路相遇，都叹息相告，“高令公枉杀贤王！”洛阳景明、报德等寺内敲钟正准备开饭，一千多和尚得知元颢噩耗，悲痛欲绝咽不下饭去，只是喝水作餐。在朝的大小文武官员莫不垂头丧气，对高肇更是痛恨厌恶。

元愉在信都被围二十多天，再也没法坚守下去，他命令烧毁城门，乘乱带了家属跟随一百多骑兵夺门而逃，被追兵

抓住。宣武帝下诏押送洛阳，准备训责这个老弟一番，高肇却派人在半途中杀害了元愉。

元愉死后，高肇对宣武帝又编造出一段有头有尾的故事：元愉对夫人李氏多情，在押送途中休息之际，两人紧握双手，情话绵绵。元愉虽然锁链缠身，毫不惧怕。中途对人说：“皇上仁慈不忍杀我，我却没脸去见至尊。”随后痛哭不止而气绝身死。

宣武帝对高肇言听计从，当然相信这些话，而且还广为传布。元愉的儿子们被押到洛阳，都是儿童或在襁褓中，宣武帝开恩一个不杀。

平定元愉的尚书李平立了大功，他的胜利来之不易。刚出军时，新调来受他指挥的蛮族士兵数千人叛变，攻入李平营垒，飞矢射入他的帐幕。李平毫不慌张，镇静地指挥交战，不久就镇压下去。李平进军靠近信都时，被元愉围攻，部将接仗不利，胆怯不敢前进，李平亲自到行伍中以重赏鼓励将士，这才奋战取胜。

李平虽然立了功，但却没有得到应有的嘉奖。这是因为他过去担任相州（州治邺城）刺史时曾得罪了不少权贵，那些权贵到邺城，总是伸手要这要那。李平在宾馆的墙上画了大幅的“履虎尾”、“践薄冰”，告诫他们不要以身试法，使权贵及其使者们大为扫兴。高肇及侍御史王显对李平恨之入骨。

李平出征胜利后仅加上一个散骑常侍的头衔。高肇的心腹、御史中尉王显弹劾李平在征服元愉时，私自收留应该没入官籍的叛党男女人口。高肇又在宣武帝跟前再三宣称确有其事。于是给皇上卖命取胜的李平被削职除名，直到四年后

才得到昭雪，官复原职。

102. “饥鹰侍中”

北魏宣武帝身边还有两个宠臣：侍中卢昶和右卫将军元晖。元晖的外号“饿虎将军”，卢昶是“饥鹰侍中”。他俩相互勾结，贪婪放纵。元晖调任吏部尚书，推荐官吏都有定价：谁要想当一个大郡太守，必须送他绢帛二千匹，次郡及小郡减半。其他官员按职位高低也有不同价目。当时的官署称为“曹”，元晖的衙门选拔官员跟做卖买的市场一样，所以人们称它为“市曹”。元晖大饱私囊，卢昶和他狼狈为奸，腰包里也装下了许多不义之财。

卢昶认为“市曹”终究还是在别人手中，自己不能满足贪欲。“饿虎将军”不饿了，“饥鹰侍中”还是饥。不久他被任为镇东将军，徐州刺史。外职外快多，地处边疆，更能为所欲为。

南梁在朐山（今江苏连云港西南锦屏山）设立了一个军事据点，并且作为东莞、琅邪两郡的郡治。朐山形势险峻，双峰如削，如同竖起的马耳一般，也有人叫它为马耳峰，朐山是南梁边境重镇，是淮水和海滨的水陆交通要道。

511年三月，琅邪人王万寿等纠集了一批同伙，攻杀了南梁的东莞、琅邪太守刘晰等四十多人，占据了朐山，到北魏徐州刺史卢昶跟前报功。这个原为“饥鹰侍中”的卢昶眼见肥肉送上嘴来，大喜过望，派了队伍进驻朐山，救援的梁军赶到，和魏军打了几仗，胜负难分。

北魏朝廷下了诏书，又派专使慰问，大大夸奖卢昶，并且要他在雨季里严密防守胸山，巩固胜利。

卢昶以为不费多大兵力，获得胸山重镇，非常高兴。南梁的青、冀二州（州治郁州，即今江苏连云港）刺史张稷等又带兵前来争夺。卢昶加派部属去镇守胸山，南梁也派骁勇的振远将军马仙琕包围它，援军陆续到达。

可以调去守卫胸山的徐州魏军只有九千人，而梁军号称四万之众，卢昶这下可着急了，慌忙向朝廷求救，要求至少派援兵六千、米十万石，加强胸山的守卫力量。

北魏的平东将军赵遐和平远将军刘思祖带了队伍，来到胸山城外五十里的鲍口。夏季的雷雨暴雨不断，这两支队伍冒雨涉水向胸山进军。将到城边时，马仙琕率领的梁军乘着他们立足未定，发动了猛攻。刘思祖是个脓包，带着队伍慌忙逃跑，赵遐孤军奋战，打退了马仙琕的进攻，又亲自涉水，观察河水的深浅，联结木筏，在夜间人马衔枚进攻，攻破六座围栅，再向胸山挺进。

北魏有了这样英勇和身先士卒的将领，和梁军在胸山对峙，胜败未可预期。

转眼到了秋高气爽之际，魏军其他援兵还是没有来，卢昶气急败坏再次上表，派专使送到魏都洛阳去。奏疏上说：

“梁军从入夏以后，还披着盔甲日夜攻击，他们的兵士和工役都疲乏不堪了。如果朝廷的援军马上到达，梁军就可束手就擒。倘若不能即来，守城魏军整日忧惧，难保不会发生意外。”

答复的诏书终于来了，首先是一番鼓励，说什么占据获得胸山，原本是卢昶的算计，乘胜扩大战果，一定是有希望

的。诏书最后说马上调集四千将士奔赴胸山。

随着援军陆续到来，诏书也接二连三下达，又说还有五万人马会到胸山会战，但是诏书反复强调进占胸山是卢昶的计谋，今后的成败都在卢昶肩上。

身为统帅的卢昶只是一个儒生，对经籍史书尚能夸夸其谈，但真正打仗却是门外汉了。在军事上他让徐州司马羊玚一手包办，自己一问三不知，将士十分怨怒。

卢昶又是一个胆怯的懦夫。早在齐明帝即位，北魏孝文帝兴师南征前，卢昶作为魏使到了建康。凑巧他的哥哥卢渊在北魏南征大军中是一路主将，齐明帝受到北魏侵略，对卢昶等使者虽然没有刀砍剑刺，也不加鞭抽棍打，可是一天三餐，却送来了陈米腐谷煮的粥饭，加上臭气熏天的死鱼和铡成碎屑的草料。跟随卢昶出使的张思宁面对这样的侮辱，怒声抗议，不屈不挠地绝食而死。但卢昶却浑身颤抖，冷汗淋漓，闭着眼流着泪，将那些牲畜也难以下咽的食物吃下肚去。战争结束，卢昶回到北魏，被孝文帝大骂：“如此贪生怕死，怎么对得住国家给你的重任！你即使不能远效苏武牧羊保持大节，瞧着张思宁英勇牺牲，就不惭愧吗？”卢昶无言以对，只是断断续续回答：“我只是贪图求得一线生机，回来供养老母，因此暂时如尺蠖一般，屈以求伸。我确实是辜负朝廷使命，罪该万死！愿意承受任何责罚甚至砍首示众。”随后卢昶被免职，以后靠着他的吹吹拍拍，重新做官。宣武帝即位，却又备受宠任。

胸山孤城从春天被围到了冬天，没吃没喝也无衣御寒。当年十一月初，宣武帝命令扬州刺史李崇在寿阳摆出发兵胸山的架势，牵制梁军，但率领解围大军的卢昶一点不争气，

无法前进一步解救危城，十二月中旬的一天，胸山守军大开城门投降梁军。卢昶一听到这个消息，担心梁军占领胸山，回头就会一口吞掉自己，竟慌了手脚，甚至没有通知所属的各军，首先带着直属队伍逃跑，其他各军不知底细相继溃散。

天公又不作美，西北风猛烈吹刮，大雪纷飞，田野里白茫茫地分不清东南西北。马仙琕的梁军士气大盛，铺天盖地奋力追击。魏军缺乏冬衣，在严寒中冻死或是冻掉手脚无法逃跑者有三分之二。二百里路以内，零零落落散卧着魏军的尸体，能安全逃回去的所余无几。梁军缴获的粮食、牲畜、军用物品不可计数。

卢昶骑上千里快驹独自飞奔逃到郟城，他的仪仗和侍卫都丢得不知去向。

宣武帝大怒，派出专使坐上专用的车马飞驰郟城，将卢昶用锁链扣押起来，查究失败的原因，最后将卢昶一人免官，其余一概不问。“饥鹰侍中”终因好大喜功竟至身败名裂，以后虽再任官，却就默默无闻了。

当卢昶在胸山同梁军纠缠不休时，御史中尉游肇曾对宣武帝说：“小小一个胸山城，远在偏僻的海边，何必拚死去争夺？听说梁军提出要拿宿豫（原为北魏南徐州州治，今江苏宿迁东南）换胸山，如此化干戈为玉帛，何乐而不为？”宣武帝打算这样做时，卢昶却已大败而返。游肇因为卓有见识，升任侍中。

钟离以及胸山的失利，是北魏跟南方交战中最严重的两次惨败。

南梁马仙琕在胸山的取胜，并不是偶然的。他平时能与士卒同劳同逸，穿衣只用布帛，住处不设帷幕或屏风，饮食

和军营中最差者相同。士卒们乐于跟随他冲锋陷阵。在边境时，他常便服潜入魏境，察看壁垒军营及险要的地形，因此作战常能取得预期的胜利。

103. “一代辞宗”

胸山一役，南梁虽然取得大胜，但邻近胸山、地处偏僻海岛上的郁州，名为青、冀二州的州治，仍在风雨飘零之中。

青、冀二州刺史张稷是萧衍立国前在宫廷内发动兵变杀死东昏侯的主谋之一。张稷自以为功劳很大，但萧衍接受禅让后，他仍任侍中、护军将军等职，而且又因为不大不小的错事被两次免职。以后挂名散骑常侍，实际上却去担当吴兴郡太守。张稷心中不满，牢骚满腹。508年十月入朝为尚书右仆射，他还是郁郁不得志。有一次侍宴宫庭，灌了一肚子闷酒，满脸怨怒，嘴粗舌头短，说了一些不三不四的胡话，又夸耀当年如何刺杀昏君的功绩。梁武帝萧衍知道他“醉翁之意不在酒”，禁不住讥刺道：“杀死自己的君王，有什么可以称道呢！”这正给张稷火上加油，他借醉发泄道：“东昏侯当年如此暴虐，义师也来征讨，如果杀昏君无可称道，岂止小臣一人？”梁武帝听了正如当头一棒，无可奈何地捋着胡须道：“张公的话，可真吓人！”

张稷酒醒以后，回想起来，又恨又怕，他不敢再耽在朝中，要求调任外职。想不到梁武帝竟任命他为青、冀二州刺史，栖身郁洲孤岛之上，所属郡县十有八九徒有其名。

胸山的大胜对张稷并没有多大的鼓舞，他只认为可以高枕无忧，聊度残生，对州事不问不闻。僚属们和他又再放手敲榨勒索百姓。官逼民反，513年二月里，郁洲人徐道角等夜袭州府，杀死张稷，投降北魏。

不久，这次叛乱就被南梁镇压下去。但梁武帝想到张稷，不仅不为他的丧命感到可惜，却仍对他心存芥蒂。这一天，正好侍中、太子少傅沈约在跟前，梁武帝又说到了这些往事，以为沈约一定会顺从自己，大骂张稷一通。不料沈约却冷冷地说：“贵为尚书左仆射，却去治理小小的边州！这样的事都已过去了，没有什么可以谈论了！”梁武帝忽地想到沈约和张稷是姻亲，沈约这些话明明是在为张稷喊冤叫屈，不免恼羞成怒，大声呵责道：“你说这些话，能称得上是忠臣吗？”

沈约跟随梁武帝十多年，很少见到他这样发脾气，只得闭嘴不作声。梁武帝气得坐上轿子即回内宫。沈约知道冒犯了皇上，痴呆地坐在殿上，久久还不知道梁武帝已走。以后被人挽扶着，昏沉沉地送回自己的家里。他没有看准座位，失足倒下，一头栽到地面，就此得病卧床不起。

沈约在病中感慨万千，模模糊糊地想起许多往事：萧衍未称帝时，沈约早与他同在南齐竟陵王萧子良西邸内，为八友之一。历尽艰辛变迁，萧衍获得朝政大权，沈约积极劝说篡代；齐和帝的禅位诏书是沈约起草的。萧衍即位，沈约又拿曹操的一句话：“不可慕虚名而受实祸”，劝说梁武帝不要留下祸根，派人杀害了已被废为巴陵王的齐和帝。

七十三岁的沈约病入膏肓，他崇信佛教，过去曾在一篇佛前忏悔文里说：在夏天睡觉时为蚊扰而怒，打死约有一万

多生命，又忏悔说：少年时曾经奸淫过一些僮女等等，但对献计杀死齐和帝却从未忏悔，不免内疚。他在昏迷之中，梦见齐和帝拿着利剑，撬开他的嘴，拖出他的舌头来，一剑砍断。沈约吓得大喊而醒，余悸久久未定。他令人召来道士，写了一道给上天的奏章，大意说：过去禅代等事，都是奉命而行，不是他的本意等等。道士装神弄鬼地烧掉奏章，说是已经代奏上天。

梁武帝听说沈约病笃，派人前去探视。探视者将断舌梦和烧奏章的事一一回报。梁武帝是佛道的忠实信徒，对于天道报应的说法更为深信不疑，听到沈约竟将禅代和杀害齐和帝的事，全都推向自己身上，从而担心齐和帝也会来找他算账，不免大为震怒，接二连三地派出使者去谴责沈约。年老病笃的沈约已是心力交瘁、奄奄一息，如何受得了皇使恶言恶语的怒骂，几天后就断了气。

沈约在刘宋时即已任官，他在宋、齐、梁三朝的官场浮沉中尝尽甜酸苦辣。他的祖父沈林之是宋武帝刘裕时的猛将，父亲沈璞曾任淮南太守，元嘉末年因故被杀，十三岁的沈约潜逃流浪，直到大赦才出头露面。

从少年时起，沈约就好学不倦，废寝忘食。他母亲怕他积劳成疾，夜里减少灯油或是吹灭灯火，不让他熬夜读书。可是他却在白天读书，夜间默默背诵，从此博学善文，名声大振。蔡兴宗先后担任郢州、荆州刺史时，都请他作为主要僚属。萧齐初年，沈约跟着文惠太子萧长懋做官，受到太子特别眷宠，每次接见往往要谈到日影西斜才放他出来。他俩谈论兴浓，玉候们到了东宫，太子也不接待。太子死得早，没有坐上帝位，沈约也就没有得到重用。

沈约在朝中任官常和文人学者交往，醉心研究诗文，他对文学做出了很大的贡献。

中国文字的特点之一，是一个一个字可以孤立，而且必须单独发音。由于字体的孤立，因而在诗文上逐步讲究对偶，由于单音，就便于讲究声律。古人的诗赋里已开始注意对偶及声律，比较自然和谐。到了魏晋时代，声韵的研究已有出现。在南齐，沈约和周顒、谢朓、王融等人提倡鼓吹声律，周顒写了《四声切韵》，沈约写了《四声谱》。于是，平、上、去、入的“四声”名称正式成立，从此开始严格地讲究声韵。这时是在永明年间（483—493），因而称这样的诗文为“永明体”。沈约等人认为他们的这一个发现，是天地未发的精灵，前人未睹的秘宝。

沈约等人实际上是总结提高了历代诗文声韵的经验，又制定了一些新的规范，强调声律，使诗文更具有优美的轻重节奏，吟诵起来抑扬顿挫，这对古代文学的发展应该说是有一定价值的。

以前的古诗多数是全篇一韵，到了沈约同时代的几个作家，发展到两句、四句或八句换韵；古诗中的长短句的杂用，只是偶然现象，到了沈约以后便出现有规律的长短体。这都为诗歌创作开拓了新的境界。

沈约等人的诗作讲究声律和对偶，这些作品为探求和接近今后五言、七言律诗的创作打下了基础。

494年（南齐隆昌元年）春，沈约调任为东阳（今浙江金华）太守。496年离任，首尾达二年多些。东阳山水之美令人叹绝，在玄畅楼上游目远眺，山峰连屏拥翠，双溪汇合成婺江，波澄千里，渺然烟云。历代骚人诗客闻名前去游览，

诵赋吟诗。沈约也写下了《登玄畅楼》、《八咏诗》等大量诗篇。“水流本三派，台高乃四临”；“云生岭乍黑，日下溪半阴”；“岁暮感衰草，霜来悲落桐”；“夕行闻夜鹤，晨征听晓鸿”等句，已体现了对偶的风味。他的《八咏诗》八句，以每句为题，又各写成一篇长诗，每篇长篇中混杂有规律的三言、五言、六言、七言长短句。《登台望秋月》中写道：“凝清夜，带秋风，”“照耀三爵台，徘徊九华殿。”“上林晚叶飒飒鸣，雁门早鸿离离度。”这些都是探求对偶讲究音节的佳句。

由于沈约的《八咏诗》受人传诵不已，后人刻诗于碑，并且将玄畅楼改名为八咏楼。楼与碑多次毁于兵祸而再重建，过去曾和南昌的滕王阁、岳阳的岳阳楼齐名，历经兴废变迁，现尚存有遗址。

496年（南齐建武三年），沈约回京再任朝官。南梁立国，历任尚书仆射、镇军将军、尚书令、中书令等要职。

509年，沈约亲密的旧交范岫出任晋陵太守。众亲友设宴饯行，沈约思绪翻腾，写下了《别范安成》（范岫曾为安城内史）诗一首：“生平少年日，分手易前期。及尔同衰暮，非复别离时。勿言一樽酒，明日难重持。梦中不识路，何以慰相思？”这首诗的辞意朴实明朗，概括频频离合的感慨。尤其结尾以新奇的境遇显示出深厚友情，耐人寻味无穷。沈约的诗大多拘于形式，这首诗风格独高，广为后人传诵。

沈约鼓吹平、上、去、入四声，自称为“入神之作”，梁武帝却丝毫不感兴趣，根本不按照什么四声去写诗。沈约在提倡“四声”的同时，又提出要防止声律上的“八病”，这方面的论说过于繁琐，使人多所拘忌，连他本人也难于遵

守。

沈约的各种作品数量之多，在同时代作家中堪数第一，因此人称“一代辞宗”。但他缺乏丰富的现实生活，一味追求声律和辞藻的华丽，因而内容较为平庸。但沈约喜好读书，搜罗藏书两万卷以上，在京都首屈一指。他自己说从二十岁开始就想编著史书。终身写了近四百卷的书，大多为史书。他所编纂的《宋书》一百卷，已列入二十四史。作为一个史学家，沈约也当之无愧。

齐梁之际，虽然和北魏打过几次仗，但总的说来，局势还是比较平稳的，因此文坛一度百花齐放，出了不少知名之士。

104. 江郎才尽

江淹（445—505）五十多岁时，当了四年的宣城郡太守，重新被调回建康担任朝官。中途，旅船停泊在一个佛寺临河的岸边。江淹在夜中梦见一个衣冠楚楚、神态潇洒的文人来找他，自称姓张名景阳。江淹记不起认识这么一个人，但来人却说：“老早我有一匹锦缎存寄你处，现在应该归还给我了。”江淹也记不清有这么一回事，随随便便到怀中摸索，果然拿出了数尺锦缎，立即奉交来人。来人抖开来一瞧，又恨又怒责骂道：“你怎么又裁又割？截去了那么多！”江淹就此惊醒。又一个晚上江淹再做了一个梦，梦见飘然若仙、自称郭璞（东晋文学家、训诂学家）者对他说：“我有一支笔在你这儿多年，应该归还了！”江淹随手探进自己怀里，果

然掏出一支灿烂夺目的五色笔，送还给郭璞。

江淹比沈约去世早八年。南梁立国时，江淹五十八岁。他在宋、齐、梁三朝都做过官，经受了沧桑巨变，人情世故磨去他头上的棱角，使他丧失了驰骋文坛的豪气。他对子弟儿孙辈们常说：“我原来不过是一个小小的官儿，当年也没有幻想能求得富贵，形势的变化将我推上如此高位。生平可以享受的荣华，我都已得到。应该回到草莽故居中去了！”

晚年的江淹文思迟钝，用词干涸，使人大为感叹，称为“江郎才尽”。有些好事者编造了上述一些做梦的神话为他开脱，成为茶余饭后的话题。“江郎才尽”在后世引用为才思衰退。

江淹字文通，父亲虽曾当过县令，但他从小生长在孤苦贫困中，少年时不得不上山砍柴养活母亲。他不顾生活艰难，仍是喜欢读书，文名早扬。刘宋时开始做了南徐州从事，以后又入朝为奉朝请。南兖州（州治广陵）刺史、建平王刘景素喜欢招揽文士，江淹作为他的随从僚属。广陵县令郭彦文得罪了建平王，供词里牵连到江淹，说他曾经受到贿赂。

江淹横祸飞临，被抓起来投入牢狱。办案的官员和衙吏因为他不肯承认有罪，少不了棍棒交加，酷刑逼供。江淹这个文质彬彬的书生如何受得住这样的诬陷和毒害。他又怒又恨拿起笔来上书给建平王。书信中说：自己本是蓬户之民、布衣之士，得以出入宫阙，做了朝官。由于深慕建平王的义气，成为门下之宾，想不到竟受人陷害，身陷囹圄，真是“履影吊心，酸鼻痛骨。”加上冤案不明，一再拖延，“涉旬月，迫季秋，天光阴沉，左右无色。”他的“君子之行”竟受如此屈冤，“身非木石”，忍不住“仰天槌心，泣尽而继之以